

現代佛學術叢刊④

主編 張曼壽

禪宗史實考辨

(禪學專集之四)

大乘文化出版社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④

監修釋道安 主編張曼濤

禪宗史實考辨

(禪學專集之四)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

第一輯四

禪宗史實考辨

(禪學專集之四)

全書(壹百冊)定價：新臺幣三萬六千元

主編：張曼津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書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書印委員會
發行人：張曼津

出版者：大東文化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電話：七一一一六六八三號信箱
郵政劃撥：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榮字第十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掉換。

編輯旨趣

一、本輯共選禪史考證文字十六篇，其中有四篇是關於菩提達磨的，兩篇關於慧能的，其他則為一般禪宗史實之考察或考證，但都牽涉到一個中心問題，便是關於禪宗的起源和發展。這十幾篇文字，也可以說，都非常紮實。雖然有的觀點，不一定為教內的史學者所贊成，但這是一種關於方法和個人立場的出發點問題，只要真正是憑學術良心，不歪曲、不欺世，一一以歷史的真實為根據，則不論用任何一種方法，我們都覺得是可取的。例如胡適先生，他對禪宗史所下的功夫，我們不論從什麼角度看，他都是很認真的，即使你完全否定他，你也不得不承認，他是自己一步一步探索出來的，不是人云亦云，隨便盲從附和別人的。他唯一的缺點是他對佛學的了解，不是通過佛教全盤的教義，而是部分的歷史知識，致使難免有以偏概全或削足適履之處。其次則是胡先生的信仰和學問方法，完全是實驗主義的，這與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的禪宗理趣，恰好是相反的一種路徑，在相反的一種路徑的學問上，而要求其有如理如實的相契評斷，那自是難以可

能的。但實驗主義者，究竟有實驗主義者一種求真求實的精神，因此胡先生雖然不能在禪宗的理趣上相契，而在人物歷史知識上，却是相當著力的。此所以他不輕易符合既定的傳說，也不輕易從信超越常識的判斷，於是他在禪宗翻案，也要為中國的思想史翻案，在這種空前的認真的學問趣味追求下，他不僅為中國學術界帶來了新的刺激，也為佛教史學界帶來了朝氣，使得一向沈默的佛教，也跟著熱哄哄起來了。這使得我們不能不承認，他為禪宗史也樹立了新的里程碑，甚至於也可以說，現代中國佛教的禪宗史，完全是由胡適先生拓荒出來的。因此，在這本「禪宗史實考辨」裏，我們對胡先生具有拓荒精神的禪史文章，不得不選幾篇進來。故此在本輯裏又選了三篇具有挑戰性的文字，在這三篇裏，讀者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多麼的認真，和多麼的賣力，想積極把中國思想史裏有關禪宗這一部門的關卡打通。最後一篇是他與日本禪宗學者柳田聖山氏的通信，雖然祇是他們兩個人的通信，而所談的問題仍是大家極其關心的，從這裏亦可看得出來，現代中日兩國的學者們，對禪宗史的問題都在如何深入的探討。

二、菩提達磨是傳說中的中國禪宗的開山人物，向稱中土的初祖，西方的第二十八代。但在近代學者的深入探究下，却發現了這位人物，並非如一般所傳的那麼真實可信，甚至有人懷疑到，是否有這樣一位人物從印度來到中國，亦覺可疑。這如日本的關口貞大先生便是如此。當然，人物一定是有，因為依楞伽經而成立的初期禪宗，必定有一個傳授者，否則這初期又從何而起

? 至於是是否叫做菩提達磨，這就得依賴研究者的深入探討了。本輯所選的四篇有關菩提達磨的文字，相信對這個問題的解決，一定有相當的幫助。因為四位作者都是這方面的權威學人，尤其是湯用彤、黃懶華，更是以「中國佛教史」著稱的專家學者，因此，其觀點亦自有其可取之處，值得一般學者參考。

三、在類別上，本輯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屬於禪學古史，亦即達磨以前的禪學、禪法；第二類則是與達磨有關的，以達磨為中心展開的禪法；第三類則是達磨以後，漸次轉入以六祖惠能為中心的禪史問題。這三類，讀者略為翻閱之後，即可察知。同時就整個禪宗的起源和發展，讀完本輯後，當亦一目瞭然。在達磨以前的禪法，當然和達磨以後的完全不同，就是以達磨為中心的楞伽宗和以惠能為中心的佛心宗，亦同樣是迥然兩事。但此中轉變的蛛絲馬跡，只要讀者肯用心看完本書，我們相信必定有很清晰的了解。特別是與前三本「六祖壇經研究論集」、「禪學論文集」（一、二冊）合起來看，對中國禪宗，那就更十分清楚和了解了。

禪宗史實考辨

禪宗史實考辨 目錄

禪學古史考	胡適	一
禪學考原	呂激	二三
達摩以前中土之禪學	忽滑谷快天	二九
中土禪宗之導源與發展	許丹	七九
中國禪學考	蒙文通	九五
禪宗與菩提達摩	巴宙	一二五
禪宗初祖菩提達摩考	黃懶華	一二五
菩提達摩	用彤	一四一
菩提達摩考	胡適	一五三
附：與胡適之論菩提達摩書	太虛	一六六
楞伽宗考	胡適	一六七

宋譯楞伽與達摩禪	印順	一一一
南朝至唐光孝寺與禪宗之關係	羅香林	一二三
舊唐書僧神秀傳疏證	羅香林	一四五
光孝寺與六祖惠能	謝扶雅	三一三
慧能傳質疑	何恩	三三七
與柳田聖山論禪宗史書	胡適	三五九

禪學古史考

胡適

印度人是沒有歷史觀念的民族，佛教是一個「無方分（空間）無時分（時間）」的宗教。故佛教的歷史在印度就沒有可靠的記載。去年（一九二七）的夏間，我在上海美國學校的中國學暑期講習會內講演了四次「中國禪宗小史」，聽講的有兩位印度人，他們聽我講「慧能死於西歷七一三年，……道一死於七八八年，……百丈（懷海）死於八一四年，……丹霞（天然）死於八二四年，……」覺得十分可怪。他們後來到我家裏閑談，說起此事，認為中國民族特別富於歷史觀念的表現。他們說：「怎麼連佛教和尚的生死年代都記的這樣清楚詳細！」

關於禪學在古代的傳授，史料很殘缺；我們沒有法子，只能在中國舊譯的禪法書及其序跋裏面鉤出一點比較可信的材料，使人知道古代佛教徒的傳說裏的禪法傳授史是個什麼樣子。



古代翻譯的禪法諸書，舉其重要的，約有下列各種：

禪學古史考

(1) 道地經一卷（縮刷藏經署六）

「天竺須賴擎國三藏僧伽羅叉，漢言衆護，造。」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約西晉一四八—一七〇）譯。凡七章。

(2) 大安般守意經（宿五）

安世高譯。舊錄作一卷。今縮藏所收乃是康僧會與陳慧注本，注文與經文混合，故分二卷。

(3) 禪行三十七品經一卷（宿八）

(4) 禪行法想經一卷（宿八）

以上均安世高譯。安世高還有大小十二門經各一卷，也是禪書，今不存。

(5) 小道地經一卷（署六）

後漢支曜（約一八五）譯。

(6) 禪要經一卷（署六）

在後漢錄。譯人不詳。

(7) 修行道地經七卷（署六。）

衆護（僧伽羅叉）造，西晉三藏竺法護譯。跋作六卷二十七品，今本有七卷三十章，

而目只有二十九章。南條文雄說，末三品依法華經。大概此三品是後來加入的。序題「瑜迦遮復彌經，晉名「修行道地」。」跋言太康五年（二八四）一月二十三日譯成。

（8）坐禪三昧法門經二卷（暑六）

僧伽羅刹造。姚秦鳩摩羅什（四〇一—一四一二）譯。

（9）禪法要解經二卷（暑六）

（10）思惟略要法一卷（暑六）

（11）菩薩訶色欲法一卷（暑六）

以上都是鳩摩羅什譯的。

（12）禪祕要法經三卷（宿五）

鳩摩羅什譯。首行有「後秦弘始年……譯」字樣。

此書乃衆家所造。高僧傳七，僧叡傳云：「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僧叡序文中說的更詳細：

「……尋蒙〔鳩摩羅什法師〕抄撰衆家禪要，得此三卷。初四十三偈是鳩摩羅陀法師所造。後二十偈是馬鳴菩薩之所造也。其中五門是婆須密，僧伽羅叉，漚波崛，僧伽

斯那，勒比丘（疑是「脢比丘」之誤），馬鳴，羅陀禪要之中抄集之所出也。六覺中偈，是馬鳴菩薩修習之以釋六覺也。初觀淫恚癡相及其三門，皆僧伽羅叉之所撰也。息門六事，諸論師說也。」（序文見僧祐出三藏記九。）

(13) 修行方便禪經四卷（即所謂達磨多羅禪經。）（藏八。）

達磨多羅與佛大先造。東晉佛陀跋陀羅在廬山（約四一〇）譯，慧遠作序。序尾一有行云：「庾伽遮羅浮迷，譯言修行道地。」

(14) 五門禪經要用法一卷（署六。）

「佛陀密多撰，宋罽賓三藏曇摩密多（四二四一四四〇）譯。」

(15) 治禪病祕要法二卷（宿五。）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跋言孝建二年（四五五）譯成。



以上譯出的禪法書，是依時代的先後排列的。我們可以作一表如下：

第二世紀的晚年

安世高譯道地經，大安般經等。

支曜譯小道地經。

第三世紀的晚年

二八四年，竺法護在敦煌譯修行道地經的全文。

第五世紀的初期

鳩摩羅什在長安譯各種禪經。（約在四〇四。）

佛駄跋陀羅在廬山譯達磨多羅禪經。（約在四一〇。）

曇摩密多在建業譯五門禪經。（約在四五〇。）

這表上可以看出印度禪法逐漸輸入中國的歷史。安世高等譯的書，都很簡略，不容易懂得。故道地經有道安等的章句，而安般經有道安的注及陳慧等的注本。法護譯的是僧伽羅叉的全文，但其書遠在敦煌，又不久即遭大亂，似乎不很流通。故五世紀初年慧遠作禪經序云：

每慨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頃鳩摩耆婆（即鳩摩羅什，Kumārajīva）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蓋是爲山於一簣。……

故其時僧叡序羅什所出禪經云：

此士先出修行，大小十二門，大小安般，雖是其事，既不根悉，又無受法。學者之戒，蓋闕如也。……

以此推知禪法之推行是五世紀以後的事。五世紀初期，北有羅什，南有慧遠，其所出諸書又都是

提要鉤元的書，故印度的禪法遂稍稍流行於中國。



據近代學者的考證，釋迦牟尼大概生於紀元前六世紀（約五六〇），死於前五世紀（約四八〇）。故鳩摩羅什時代上距釋迦不過八九百年，可算是「去古未遠」。這八九百年中的傳說之中，含有一些史料，其可信之程度總稍勝於後世的種種傳法說。故我們研究印度禪學的傳授，應該先研究這些較古的史料。

佛教的禪法的來源很古，奧義書（Upanishads）中已有禪定之法，其名爲「瑜伽」（Yoga）。（看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上卷，頁三九一五！）此種書在佛教產生時已成爲很有勢力的經典，故佛教不免受他的影響。數論一派（Sankhya，印度六家哲學之一。）也注重「瑜伽」。稍後起之瑜伽一派（六家之一），更把禪定作爲主要的修行法門，故其學派即稱瑜伽。（看忽滑谷快天同書上，頁六六一八四。）

佛教之禪法也名爲「瑜伽」，習禪者名爲「瑜伽遮羅」，禪法名爲「瑜伽遮羅布迷」，即是「瑜伽師地」，譯言「修行道地」。故法護譯的僧伽羅叉的修行道地經序題：

瑜伽遮復彌經，晉名修行道地。

故盧山譯出的達摩多羅經序末說：

庾伽遮羅浮迷，譯言修行道地。

僧祐記錄此經，也說：

禪經修行方便二卷。一名庾伽遮羅浮迷，譯言修行道地。一名不淨觀經，凡有十七品。可見僧伽羅叉的書，和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合作的書，都叫做「瑜伽遮羅布迷」(*Yogāchārabhūmi*)都可譯作「瑜伽師地論」。(高僧傳一，佛陀跋陀羅傳，他譯有修行方便論，本不稱「經」也。)

南條文雄的「明藏目錄」於道地經下注原名爲

Mārgabhbumi

又於修行道地經下注原名爲

Karyāmārgabhbumi

又於達摩多羅禪經下注原名爲

Dharmatara Dhyanasutrā

這都是出於臆測的，全沒有根據。

這個書名關係不小。我們因此可以知道這時期的禪法上承奧義書，中間與外學勝論派及瑜伽派相關，下接唯識宗的瑜伽師地。

漢、晉時代譯的許多禪法書之中，從不提及無著(Asanga)弟兄之名。大概無著弟兄的時

代很晚，其年代約在第四或第五世紀。Peri 說他們的年代在二八〇至三六〇之間，似乎還過早。（參考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Vol. II, P.65。）他們不過是「瑜伽遮羅」的後起之秀。試取無著的瑜伽師地論（玄奘譯本）與法護、羅什、佛陀跋陀羅諸人譯的各種瑜伽師地論相比較，便可知道他們的內容大致相同，演變的線索也很明顯。不過無著所造更多煩瑣的分析，遂成爲唯識的煩瑣哲學。更進一步，便成了下流的密宗了。

在中國方面，頗有中國古代思想的抵抗力，這種煩瑣的分析同中國人的頭腦不能相容。中國的文字也不配玩這種分析牛毛的把戲，故五世紀以下的禪學趨勢便是越變越簡單，直到呵佛罵祖而後止！中間雖有玄奘、窺基的大賣氣力，而中國思想終走不上唯識的煩瑣哲學上去；雖有不空、金剛智同許多帝后的提倡，而中國居然不會墮落成爲真言宗與喇嘛教的國家。

這兩種趨勢可以表示如下：



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我們現在要研究古禪學的傳授略史。廬山譯出的禪經有小序云：

